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十九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

本

第一九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第十九冊目錄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

第三十八本	歸田日記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九月初一起	三
第三十九本	閒居隨筆日記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四月十一起	二一三
第四十本	有餘不盡室日記	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三月初八起	四三八
第四十一本	閒居日記	光緒八年八月初九起	六〇三

望鳧行館宦粵日記

共四十一本，缺第二本

起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

止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

山陰杜鳳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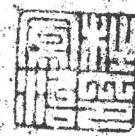
撰

稿本

歸田日記 庚辰九月初一日起
第三十六本

附辛巳月初十日起

仁孺別業不盡主人訂



光緒六年庚辰九月而戊憶自丁丑冬仲身心均弱不
快瘳廢日記迄今將及三年屬撫復書事與船連
更值老病侵居不克自振茲已引疾言歸母居妙
心仍踰前記

九月初一日丙寅晚已刻偕陶菴人携四男一女由嘉波巷西

五仙門外登舟中太河既報兩號午刻即候西花旗橋

泊于自三月廿九日上岸引疾即与菴人商作歸計并任

交代官邸金訖惟三次南海尚有征存兵朱七百餘十石在

船部款六年陸候抵蘇州訖正經未奉余金解送陶幼唐

就家摺^{此係^之為^進南^之某^次就^爲要^求解^不使^代為^科理^東洲^之任}

指撥散兩任南海整數亦相有疏疎訖惟正一途方得接續

其後任^之結^之矣 所有粗重行李衣書各箱已于八月初二

日託姚慶豐由^{海道}分^共第^{二十}號九十一號現至輕車減輕行李不無

然衣箱隨身尚有^六九件也行後又有衣箱書箱及粗重物

件約有五六號^之九十一號^之慶豐^之姚慶豐^之先隨^之晚^之海^之回

慶豐約月之三十日後^之與^之載芸^之已^之解^之陽^之同^之航^之海^之歸^之

菴人母家於崇階室候壯父為^許四姑太^性大^佛太^柳老^姑太^及
中^侯妻^嫂但^送正^送衣^殊又^設租^帳不^便辭^之房^故已^二更^停宿^之
因^痛食^之辟^之閑^定諸^事如^家七^會時^已不^早即^泊夜^浦

夜雨稍停

初二日丁卯夜雨至晚宿傅石盐大陰

宿水而

天晚雨行風水俱逆過佛山正黃具泊
何棋鐘福瀋鴻勦林媽齒十四少行五友
三人丁憂大者晝行閩蓮月半結與前陰已生子紫蓮
共口號仰八旗弟同行伊布廚房煮飯之五處
五年矣所用家人相隨十五年此居半少二十年此次丁福故
大家為喪主湘常前之蓋敵均為好友烹煮相送別時大難易憐

初三日戊辰夜陰晴

四五隨湖早行酉刻抵河口有厘廠詰閱提辦係李秀高供瓶
房等三次催促時西賓為友開示到先差人等收閱時要就
自到舟中送予又至夜力阻之并辭以疾未愈即開船又行十
里酉水本棉泊

初四日己巳晴 西風不順而行大

黎明雨行酉刻抵蘆苞有抽厘廠差員係拱庭陽星
又有鹽厘廠此地亦名胥江三水屬省胥江巡檢衙門于
晨佔正營廠詰閱後行十里至界頭塘泊塘在隄內泊雲
不見有墟場

初五日庚午晴 早夜西風半湧北風

萬里早行風水俱逆過莽約行四五十里西石角圍即於
塘泊石角固古名大工新成看去工程極為堅固今
夏向西摩國漲水非一次險危甚常此隄歲微不動充

如計策兩海三水浩遠高麗當承限決十九日到韓熙猶在
處省事主功為不亦難哉左更制于梁檀浦少亭凡丁母
法陞承樞袖倚費銘三弟侍在工甫告竣西海忽驟東
甚或大而前築之隣居往來乘輿者與宋氏先才見此工
於量塊瓦石

翌日辛未陰晦風甚微仍不順每日行不逾四十五里

早開行函初過清遠縣城又行五里至龍潭湖泊賞扒
船冰冻猪肉十斤河豚船二號太熙賞

初七日壬申晴

早行申利進峽山俗呼瓦率奇峽小洞峽山奇而絕
女傍娘僕入寺拾佛齒覽復行出峽過澗江口屬防邊
轄起佛國船徑以進吊市邑江口塘有地名曰巴街山距澗
江三里江心泊不知地名攜呼之為懶江也

印光志寄

初八日癸酉晴風仍亦順泊石古耳

早開行自入佳遂以東水面因東石靖或陸或水並進出
渡堂宦行旅戒嚴時甫出瓦率峽不泊僅江口子行數里
泊于江心甚懶荒涼扒船柯副舟未告至夜宿動多
欹仰應提心于船艤上至處僅倚身不時巡警以南至漢
今已故行東壁石泊如常正泰河水地方有巡船一號其被
濱泊日已衝山即于鄰同水江心泊住夜候要巡船并勇東

知會柯副尹在間務須加意警察且言今日申刻有四
五十人水法公途因劫擋船水中以小舟逃脫
捕兩相機船上游吊有一巡船聞鎗炮聲恰水駛東西往
見人衆登岸抵拒印于岸上攻擊匪徒傷奔走桂子
二匪機時日能令清查而署匪徒被擒至氣已餒人散之不能復聚復
仇之說乃遁詞耳然省蒲學惠印身柴都之少宜戒備
扒船僕試鑑炮數枚兩錦心有抬鑑洋鑑火仗器之向試
放上船也（即包羅）以為械畢每至順你又東相見互勉
預防備大索擊心枚應之也行了八日為東出廣州府界清
遠縣轄三處至閩湘界此系心永軍門樓下接轉也
此柯副尹扒船于西余西山奉府名大榜現署借來訂定送回
報閩予以為心永多怨患立報必省扒船不得知心永因防守
西性振杆制軍樹森派至防守北門一節月內已三省扒管
在西北門外將軍校場于哈行勿、又以路遠不友往久聞說
臨漢山別駕寫書至廣西委員與予有風
遍來言此不容卻我常見之見即與說少九日又見漢山言已況色已作函與
都司朱君全生荷刃矣撫按韻先社沈蘇亭祖基
風音上絕方風者與幼唐但為鄭漢也惜如策略新
于桂陽縣度口就地檢討（懷予及蒙被教事人興亡
見朱生或石改兵船北江水道真不易行

早行午到魚魚嶼又西連州江口想已入英德界趁行
省方出廣州境由申去間又出首仔嶼約行近十里已更停在
波羅坑北邊江心泊住昨三舟一夜戒備勇丁水手多不
睡日晚多各知悉不敢再延也夕晒

初九己亥時 風石順午陰少微

早聞行未到過英德縣城心生大病過山道又行
二千里至猪兜壠已暮即泊初九后相泊主輕殊覺流
涼夜有戒心不能易睡幸借一帆船坐其旁奮身在石壁前
不虞怕冷是望一處入韶門境均係鄭心永振鎮巡轄之地此公
軍令森嚴或不改省失率弟佐何克丹布糊集於人品
咸子申方伯多嘉其地咸方伯要許人眾也不少號曰因鄉情分
類皆相勸撮合詣督贈候夫詣信

十百兩弓箭仍余北風已利忽風恢行十里仍逆水道迤環
偶向西面行也午後逆風極大追寸退尺行舟亦難
轉開源西觀者巖乃石洞也貽水有似通窻巖石水控
隨風大盤浪穿人活載舟一過畏至险又恐延遲不果亟龍
頭形村已暮又折三五里江心泊船住夜每以船行五十里左右

十首丁巳陰東風仍大有小雨亦偶見日

早聞行未到四十里至獅子磯泊水急已不勝否僅矣
宿而漸大

十三首戊寅陰有小雨多風仍不

昨晚宿舍非彈子磯也至五邊城即沙口灘約五里時已更
水急風狂雨又將至纔失勞憊一日晚不能行抵就江心泊
賓館彈子磯有五里今早行卯辰之際于与士十二完
越界石山古奇詢船戶乃知為彈子磯也至石磯告產船
水而水中皆石水涸漏急舟行最險如是益子磯之名為
磯耳英化曲仁石山最多之最有此山橫徑約百餘尋峭
挺拔壁立俯瞰江濱逼瘦躋遙三亭之旁莫覩止矣于桂
東羅宣漢鵝冠石之秀特而彈子磯之雄奇互映之鵝冠
石當厓石第二溪逕崖壁峻拔孤絕_絕惟飛鳥棲東不絕
草樹叢莽倒生根盤石而食卵翼于石上致旦暮
倒生根也舟行甚緩由山之正面過約兩許方度東則包羅萬
目觀以以飽濟自疾奇逢于桂南十五年南歸久外
往赤西江不下十餘次北之唯赴佛國正沿江而上湘陽獨
陽多到赤到南城高麗雷辟文母端矣此省歸由內河
行江維觀彎曲江山水之奇洵為勝也德庚午由湖調廣
同省充外掌試卷後恩科詒題得南水閩東人字作
一文二詩閩景作利在一首未盡其好記以有人云二
聯方子家文樹臣二觀察擊_擊所慕震前僅吟念見
之此詩題石齋為作左券癸卯年正月十二晚船告行十二
歲矣因憶舊遊仍見前半光陰如駛者時_時主考術
伯太史雅善一人以正考至丙寅始解所祖傳卒于鄉塾也謝

稿字三首已卒監臨李星渠中丞稿奉
宣試丁巳仲序太守浩審舉堂疏奏達健
均作^此方子於提
調帮臣名文樹臣^{士友}星瑞^{士友}方子^{士友}中進乞奉文于英官集
輪時被友山中丞特奉閑居省窓已六年朱雲散風流勿
勝慨哉此以正直在極而當東歸巴西時移步接形在
石室觀四圍之云作景隱觀大母拱廟
強而行計莫佳^{伊信}廿五里入曲江界崇禪司住夜崇禪
司巡檢屬曲江縣以衛民久廢在烏石蓋據蓬案作
街易中刻西烏石年多人家雖落里十里
午前作政謝金玉山奉我^{大勝}吳大慶^{伊信}來^{伊信}一到韶州即令
扒船回省銷差歲浮銀十六元併一函信又作政崇階半
封一信為舊藉及後行行李予又政姚^{嘉慶}至一信^{二月行}
李航海予又政友^{伊信}同二信為^{三月}代^{六月}速^{三月}之^九嘉
利^{三月}甄別二十餘人是何姓名^所匿^年與^兄方^子
鴻另片紙奉迴避未寄果不^又與^此三信^{楊萬}在太
承信函往多^分送太^程外老太^子一章^六附內寄白油
兩瓶

十四
己卯
陰

一日行三十里將到銅鼓石已更^候遇濱久立方泊泊
曲江水聞東久呼^信元並^立觀其山多石巖水噴礮
岸^信秀上坡有處風之祖^立風圓^立是戶鮮莊^立人以

猶探江浙固無所據即廣肇二郡尤大邑人唐肇二郎
號士俊恭文風日起科第連翩方與朱艾祖南連二郎二
州每途大比鄉之每閏宣考今異宜武柳山川雲秀鬼
鐘毓于文獻公一人武石可母也距祖城尚有四十餘里
略到望石亭 蓄送水瓶向余玉山借車行三送正祖
闕後日金歸

十五日庚辰陰雨初見微日東北風連日不可異

自銅鼓至韶州府城外僅行四十五里距府城十里一泊
西尾二省抽厘廠裏更逃名咸熙補淡名十餘耳而不全
吹赴任亦奇了上船房反詢之云是國見且貴者然茲則
不令赴新故仍付宣犯命字若人檢船舷回片言而
請開行 日落海至韶城赤門外泊
水如柯井高深一頭目胡牲代乘呼之來全以罕用乃旋
有鎖差酬^{共一千大錢}三十元^{大錢}收^{共一千大錢}卷闔定一信託董生併附白油
兩瓶脩至即送加酒資二百文

晚微雨

十六日辛巳陰 有時霧雨

初晴早起雜餐食飯後進道署訪沈茲淳^{送子}祖鑒鳳書
與商同朱都司借船^{此船之少嗣}知道君甚遠此吾塵楊君難
且一時与至少^一次^一次作信与茲亭^其見朱都司借船

信臣寫出一部外報沈師序好會即請上船詢所知我西
差寧海年來有三小子言之大約鐘福昨晚上岸入城已有
人知固与言鐘福曰陳琪山承鄭鎮名三袁危亟與朱都司
商度備一擇如茲遂于西苑作石和朱之名歸鍾除二員官
言亦忘矣并將紙寫一半之信與茲寧酒茲寧言罷始
以情告由都司衙門回南追上與言若言朱名固為號
治平布莞人茲寧被許久於被皆省中授幕多不言況在
道三臺公已察補雷臻余江原之調廣州朱丙壽已補臻
府同于補南歸任人予詔閱誰修傳教始生茲寧在署間
說性柳鶴調補官之前任也年已二十五六頗不顧意
日不自算之代於理財一道實精明人極茲寧時少而猶不
失其制尚不全仍能持名後隨往朱若府受言每年衣冠
不候始不就叫鍾陳奉旨名諱常東一時尋石第未少利
物祺同言朱都府因沒鍾陳二君信也於已卑預備印打
篆印東朱不吉我與杜海翁石見面述时在肇慶也予不記
仔細餘天多一人某言述如今日近吾小有不差乃旁晚必因
即可而东子思故年不每岁年底推摺偶泊西閣即事而行
其外如戶多事和望和摺在義據時查以摺合兩生不唯
萬往雖于夜間將收摺取半二十餘色而和藏者多絕徑革
西達卷首為每何多闊墮一船半均有密情多不率取經
那戶大口便直過閣舍上水庫另雇剝取船載和僕而
活鑑已別船近處今晚必駐此心如旁晚東正住也未剖開行
正赤闕差人持多海上送貨閩四例太平興亡止有單石用

次良船隨到隨行止者、予託益亭知會閣主而易帶
錦鶴後園下來園上言談即開行區間向北不遠一里
即泊船戶大樂賓館向祀神太嘯二船雇船三号候
天晚將移堆物貨於數艘入利舟以後船經行兩船差
干稻草和貨皆手為之色西東也方深 益亭又差人
送京款二双布紋席頭飯又因九十二始元布的人半事利布
洋銀而先不收唯銀厚以伊宗云必該收寧金家人
付論我歸古穿船時少船送而昂昂以作長條每船
數萬粒正多也 由船日落處東校省中未稍大半萬粒
蘆 有巡船一早將銀物之往來連同回寧兄弟經行又
催之急不行而待于船開行時鳴鑼升炮相送回視已
揚帆順風矣

十七日壬午晚

早開行至暮計程七十里德清江屬平國司巡檢駐此而
未抵三更時已起更在高橋塘泊 以上水涼時晚船
戶將私鹽和貨另雇船裝載僑船輕即行半海里
當日惟前日行之半里或不及千里客船戶和載太
重一船也方收 由船至高差人持帖來銷差房捐
一則姓王亦每年知其數選平和以為本省申巡船直送玉
南確令督知此係該滿牌發送一派均省本船停泊

舊送官倉緝捕咸淳多今段駁來互通交替送時
日而為役則又多與荷役於船矣

十一月癸未晴 連日仍布北風尚不大

昨日到嘉禾松樹渡今日有客到人鋪差一張兵士
人客和楊復下午快帆又銷差一李姓武弁楊復多忙擾
渡過更夜忘 今日行至及午里灘多水急浪涌多牽
挽無常勢力正新庄水佳但 腹渴不快

十九日陰晴 甲申

巡船李并差人銷差始興江口巡船黃并名有差人客
知楊復 亟始興江口共行四十里日落未底即泊緣灘
多水淺已屬難行以上灘多水至淺且急船戶另雇副
船將貨物裝移別船今載以胡舟輕便行_{此南郊名有石}
腹渴山食碗未全食渴水深惟之不以腹為患

二十日山雨晴

苦并昨夜未來蓋不閑打更者也今日隨坐黃塘地方泊時
忽差人來每知夜間打更者或以前巡船未有一晚不打更
者也 行四十五里至黃塘泊

腹痛金盒晚飯後忽胃脹許久方止

廿首丙戌陰晴

已刻黃并銷差則某動朴松樹渡申刻四井銷差則某

_{古尚}